

中国历代短篇小说选萃丛书

言情小說奇觀

周汝昌 著

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言情小说奇观

古风 编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(冀) 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 彭黎明
书名题字 周汝昌
封面设计 乔湘麟 岩 蒲

言情小说奇观

古风 编

※

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(保定合作路4号河北大学院内)
邮政编码:071002 电话:222929-585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河北省香河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5.3125 字数: 432千字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-5000册

ISBN7-81028-081-3/I·10
定价:(平)9.80元 (精)14.80元

序

本丛书的定名中，择取了“选萃”与“奇观”二词。这两个用语，已经显示了它的旨趣与规格。其实这也就是这套丛书特色之所在。承委撰序，我姑且将个人的一些零碎的感想片断，缀述于此，聊为阅读赏析时的一点辅引之资。

人人都爱听故事，爱看小说。在中华的文化传统上，故事与小说，其实一也。因为“故事”一词的本义就是“昔时的事迹”，而“小说”者，本是民间讲述的历史故事。所以两者原是一回事。这是我们民族文化对小说的观念，认为它是史的一个支流，讲述的本是以往发生过的人物和事情，只不过它是老百姓的传述（包涵着咏叹与评议），与官家修撰的“正史”有所区分——故别称“野史”“稗史”“外史”“异史”……等等。而“小说”之小，则又是相对于“治国安民”“经邦济世”的“大事记”而言的。这种本质根源，若能有所理解，就不会硬拿西方的、现代的“小说”概念与“标准”来看待（和“要求”）我们自己祖先所写的小说了。（例如，外文的称呼小说的 novel 与 fiction，前者义为“新奇”，后者义为“虚构”，这就是与中国的“野史”观念不是同一文化背景的产物了。）

当然，小说总比史书“有意思”——对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来说，史书总是“正襟危坐”“道貌岸然”，总在“教训人”。而小说就大有情趣有味道得多，令人喜读，引人入胜，而无枯寂沉闷之“恨”。按目下报刊文章常用语，那就叫“形象鲜明”“性格突出”“语言生动”……吧？这种套言套语说的只是具有了更多的“文学性”而已。

有学者指出：在中国古代，小说与历史二者“实亦难分”，举的例证是《燕丹子》与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中的荆轲传；前者被列为小说类，后者自然是历史书的典范。但比较之下，简直难以列出什么

“大不了”的“本质区别”。只不过是《燕丹子》里多出了几句“乌白头”“马生角”之类的“违反科学”的异象，因此认为这乃是“虚构”了呀，一虚构就是小说了呀，那理论又只不过如此而已〔注〕。说句不揣冒昧的话：从古到今，异事不可胜数，且其中有不少是科学（即迄今为止的最高认识限度）所不能解释的，很难都用“虚构”来一了百了。我举此例，无非是来说明，我们自己的小说，本源是史，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。

还有，一般文章论述中对“虚构”一词用得往往是意义宽泛，含混不清，也给人以一种错觉或文学创作上的“副作用”。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，应从多层次去剖构区辨。譬如以“按《鉴》”编写为号召的《三国志演义》，可说是最有历史记载依据的小说了，可是清人的也指责它是“七实三虚”。这虚，就当主要是指那些与史籍记载不相符合之处，或生编臆造的情节事迹，而不应包指一些对人物口角、神情、心理的揣摩，一些细节的增饰——若那样认为，恐怕连太史公的不朽不名著也要被指为“虚构”了吧？《史记》的兼具文学性，并不因为它是包有“虚构的成份”之故。然而受西方理论影响甚深的论者，却误把“虚构”认为是文学的“本质”，误认为只能“编造”才是小说；倘若忠于事实，就好像“伤害”了“文学的品位”，甚至是犯了“错误”似的。幸而，近年来纪实、报告、传记三类文学大兴日盛，人们的观念稍稍有些变化了，“虚构”的价值并没有过去一个时期所想像的那么高不可议、神圣几欲，凌驾一切了。这在我们中华来说，其实是一种文学的“返祖”现象，是耐人寻味而启人深思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本丛书的作用将会显示得更为鲜豁，即：应多看看我们自己的小说原来都是什么样子的，然后再与西方的“同步”（同历史年代）作品来比较，再来说短道长，那才会更为科学。

我国小说原来也没有西方观念中的“短篇”“中篇”“长篇”之分。只能说，古代都是“单篇”，那“长”、“短”也很不一定。公认的说法大约是宋代“说话（说书）”行业盛起来之后，才有了“长篇”，而这“长”特指“章回体”。为什么叫“回”？这应是军中用语，即战斗中的

“一个回合”的意思。如果你看过那些武将“遭遇”相战，都说是二人“杀了多少回合”，“杀得难分难解”云云，这就可以明白：章回小说每回回末的套语必然要说一次“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——这“分解”也就是“难分难解”的同一用语了，此乃显证。所以明人记载，说书是从宋仁宗时起，后有“得胜头回”之语，当即“回”的起因（清代八角鼓单弦唱曲兴于军营闲暇“文娱”，仿佛似是同理）。

那么，章回小说是很晚的事了。而且它真的成形也是后来文人定稿的写作形态了。而单篇的“话本”与更早的“传奇”“志怪”，则并未因有了“章回体”而日趋衰落。相反，这仍然是中华小说的一条主脉，——后来标之为“笔记小说”者，大抵指此而言，直贯到清代盛行的《聊斋志异》与其众多的仿作书。

“单篇”小说以唐代传奇体为主体，也才是略与现代人的小说概念相合的文学作品。鲁迅先生指明：“唐人始有意为小说。”此语至为精辟。在唐文士作传奇以前，那些作者并不自知所撰是后世所谓的“小说”。他们只是在纪人纪事，即作“史”。自唐人为始，这才有意自觉地写作“传奇”，用今天的语式讲“这才有意识地进行小说文学的创作”。

因此，本丛书的定名取“短篇”一词，仍是从俗之义；倘求真实，应曰：“单篇”小说。

然后，可以再看这套书的分类编排体例，也自有特点。

第一就是它分为四大类，每类又各分文言、白话两项，二者仍以本项年代先后编次入选的作品。

这四大类是：言情、侠义、公案、怪异。我体会编者的用心，是综合传奇体、话本体、章回体三者从古以来的分类而定此四类为最有代表意义的，大体堪称允当。

前三类都是“人间言动”，即社会情状；后一类是不经见的异人异事与假托的鬼狐灵异的故事，有些非“人事”，有些似非人事而实寓“人理”。

“言情”属于小说，几乎与“言志”属于诗词是一定的“范畴”了。这个“情”，本来涵义丰厚，但是试看六朝人编《文选》，在赋体的分类中已经有了“情”类了——入选的是《洛神》《神女》《登徒子好色》等名篇了。可见陶渊明的《闲情赋》被道学先生评为“白璧微瑕”，其误以“情”为男女间狭义之词，由来尚矣。鲁迅先生著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于第二十四篇（红楼梦专章）独标“清之人情小说”，而不用“言情”旧语，其故可思。盖曹雪芹虽自言“大旨谈情”，却又特标“悲欢离合，世态炎凉”八个字，也正可合参互证。所以我希望读者能在这分类中，将眼光和识地放得稍宽阔些，而不为俗义所限。

再者即使是“男女之间”，也要看我们如何（以什么样的目光和精神境界）去理会，去识解。比如汉之卓文群，隋之红拂伎，俗眼庸论评之为“淫奔”，而李卓吾则以为能识材能择人，是为女流豪杰。一提“情”，就只想什么“哥哥妹妹”“卿卿我我”“鸳鸯蝴蝶”……，那未免“水流就下”，不识中华汉语的这个情字的真谛到底何在了。

侠义与公案，貌似不同，实质却是一个：人心要辨是非善恶，人群需要正义真理。我们同情于善良弱小而被害而无告者，愤恨凶恶霸横，歌颂廉明，讽刺昏愦。“大雪满天地，胡为仗剑游？——谁有不平事，同上酒家楼！”古来真有这等满腔热血、一身绝技的义侠之士，专门锄恶济良，抱打不平。这种豪客奇人，舍己抗暴，救困扶危，极受人们的崇敬爱慕。清官明察秋毫，判断昭雪无数的冤狱错案。他们不但要有智慧，更要有勇毅刚正之气，方能与权贵、恶霸、昏官、上司……种种压力阻力抗争，一韵《十五贯》，是个典型。难道这不就是当得起“可骇可愕，可歌可泣”八个大字的吗？这就是人民最爱听——其实也就最关心的人和事的写照。（然而一度有人硬说义侠与清官的故事都是统治阶级用来“麻醉”人民的東西，让人们发生错觉，以为只有义侠与清官才是他们的救星，而忘了革命云云。倘如此逻辑而推论，势必得出一个“结论”：义侠之士与清正之官都是“妨害革命”的罪人，只有恶霸匪人与贪官黠吏才是“促进革命”的功臣了。这种理论，不知人民认可与否？）

本丛书在分类名称中,各系以“奇观”二字,我看也是可以的。第一,它有传统依据,即采自明人所编小说集《今古奇观》,而非自造杜撰。第二,它似乎有一点儿夸张色彩,但若想到我们曾有的“第一奇书”(《金瓶梅》)和“新大奇书”(《红楼梦》)等名目,便觉这个奇,是“有来历”的——是一种民族小说文化意识的表述方式,无可厚非。人总得有点情趣与风趣,道貌岸然并不是“小说王国”的神情特色,又何妨旧词新用?当然不一定就“化腐臭为神奇”,但还是有“换新耳目”之妙用吧。我是支持这个书名子的。

观本书体例,每类中兼收文、白两种文体而又分成两“栏”,不相厕杂。这种编排法也自成特点。今日之读者,分看合看,可领悟我们的汉文汉语的历史发展与相互关联。“文言”、“白话”是个异常复杂的文化问题,二者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,并非像有人想像的那么泾渭分明,冰炭敌对。那样看我们中华的语文,是非科学的机械观点。漫说古代,即在今时,人们的“口语”、“白话”中,还涵有很多的“文言成份”,不过是不细思,不自觉罢了。广东“白话”里那“文言”可以吓倒一些小儒!中华语文似乎“天生”地就具有“文言性”,——你如不相信,请把广东人赞赏女郎之美的“靓”,请柬上通用的“敬请光临”的“光临”,讣告消息中的“遗体火化”的“遗体”……,都请你说说这究属文?还是属白?如属文,你将如何把它们“译”成白?这不是笑谈,这是科学的重大课题——我提这些“闲话”,意在提醒读者,当你披阅本书时,从文、白两方的并举中,你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文化、文艺、语言、历史、社会……诸多方面的学识与教益,不是“看小说等于消闲解闷”。

正因如此,我深感这套丛书的意义是多层面的。它的出版,将对教学、科研、阅览、赏析、创作借鉴等不同领域均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它的涵盖广,遴选精,不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扩展眼界视野的方便机会,而且还能让读者获得一个中国本土小说的史的概貌,史的脉络。这将大大医治某些“言必称希腊”病症。中华文化之弘扬,虽然仪态万方,气象万千,然而舍历代小说而不观,哪儿再去寻找

更便利更丰富更有趣味的“捷径”呢？

祝愿此书的“问世传奇”，广行环宇，光焰不磨。

[注]其实清儒孙星衍已然指出：《史记》正文虽无此语，而《赞》中却有“天雨粟，马生角”的话，这又当如何解释呢？

周 汝 昌

壬申六月初吉于燕东眷玉轩

目 录

序	周汝昌(1)
李娃传(传奇)	(唐)白行简(1)
莺莺传(传奇)	(唐)元稹(9)
无双传(传奇)	(唐)薛调(16)
长恨传(传奇)	(唐)陈鸿(21)
非烟传(传奇)	(唐)皇甫枚(28)
李师师外传(传奇)	(宋)阙名(33)
谭意歌传(传奇)	(宋)秦醇(40)
爱卿传(剪灯新话)	(明)翟佑(46)
翠翠传(剪灯新话)	(明)翟佑(51)
鸾鸾传(剪灯余话)	(明)李祯(59)
芙蓉屏记(剪灯余话)	(明)李祯(66)
碾玉观音(京本通俗小说)	(71)
志诚张主管(京本通俗小说)	(86)
蒋兴哥重会珍珠衫(古今小说)	(明)冯梦龙(97)
金玉奴棒打薄情郎(古今小说)	(明)冯梦龙(125)
金明池吴清逢爱爱(警世通言)	(明)冯梦龙(138)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(警世通言)	(明)冯梦龙(150)
唐解元一笑姻缘(警世通言)	(明)冯梦龙(168)
王娇鸾百年长恨(警世通言)	(明)冯梦龙(178)
白娘子永镇雷峰塔(警世通言)	(明)冯梦龙(197)
宋金郎团园破毡笠(警世通言)	(明)冯梦龙(225)
卖油郎独占花魁(醒世恒言)	(明)冯梦龙(243)
苏小妹三难新郎(醒世恒言)	(明)冯梦龙(281)
闹樊楼多情周胜仙(醒世恒言)	(明)冯梦龙(295)

-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(醒世恒言)…………… (明)冯梦龙(307)
- 同窗友认假作真
女秀才移花接木(初刻拍案惊奇)…………… (明)凌濛初(329)
- 二桥春(五色石)…………… (清)笔炼阁主人(354)
- 培连理(八洞天)…………… (清)五色石主人(383)
- 瑞云(聊斋志异)…………… (清)蒲松龄(407)
- 合影楼(十二楼)…………… (清)李 渔(410)
- 洒雪堂巧结良缘(西湖二集)…………… (明)周清源(428)
- 睐娘(觚賸)…………… (清)钮 秀(447)
- 闺房记乐(浮生六记)…………… (清)沈 复(457)
- 麻疯女邱丽玉(夜雨秋灯录)…………… (清)宣 鼎(470)

李娃传

(唐)白行简^①

天宝^②中，有常州^③刺史^④荥阳公者，略其名氏，不书。时望甚崇，家徒甚殷。知命^⑤之年，有一子，始弱冠^⑥矣，隽朗有词藻，迥然不群，深为时辈推伏。其父爱而器之，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^⑦也。”应乡赋^⑧秀才举，将行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，计其京师薪储之费，^⑨谓之曰：“吾观尔之才，当一战而霸。今备二载之用，且丰尔之给，将为其志也。”生亦自负，视上第如指掌。自毗陵^⑩发，月馀抵长安，居於布政里。

尝游东市还，自平康东门入，将访友於西南。至鸣珂曲，见一宅，门庭不甚广，而室宇严邃。阖一扉，有娃^⑪方凭一 双鬟青衣^⑫立，妖姿要妙，绝代未有。生忽见之，不觉停驂久之，徘徊不能去。乃诈坠鞭於地，候其从者，救取之。累眄於娃，娃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。

① 白行简——字知退，居易弟。唐贞元末，登进士第。元和十五年，授左拾遗，累迁主客员外郎，进郎中。行简敏而有辞，为后学所慕尚。宝历中卒。小说尚有《三梦记》一篇，载《说郛》。② 天宝——见《长恨传》注。③ 常州——古地名。隋置，寻改为毗陵郡。唐复置常州，故治即今江苏武进县。④ 刺史——官名。汉武帝始置刺史十三人，督察郡国，魏晋时於重要之州以都督兼领刺史，其权甚重。隋罢郡，以州统县，自是刺史但为太守之互名。唐因之。⑤ 知命——论语“五十而知天命。”弱冠——《礼》“二十曰弱冠。”意谓男子二十成人初加冠，体犹未壮，故曰弱也。⑥ 千里驹——赞词也。《三国志》“魏曹休，年十馀岁。太祖举义兵，易姓名，间行归。太祖曰：‘此吾家千里驹也！’”⑦ 乡赋——即乡试也。⑧ 薪储之费——犹言旅居之开支也。⑨ 毗陵——即常州。⑩ 娃——美女也。⑪ 青衣——婢女也。古以青衣为贱者服，故称婢为青衣。

竟不敢措辞而去。生自尔意若有失，乃密徵其友游长安之熟者，以讯之。友曰：“此狭邪女^①李氏宅也。”曰：“娃可求乎？”对曰：“李氏颇贍，前与通之者，多贵戚豪族，所得甚广。非累百万，不能动其志也。”生曰：“苟患其不谐，虽百万，何惜。”

他日，乃浣其衣服，盛宾从，而往扣其门。俄有侍儿启扇。生曰：“此谁之第耶？”侍儿不答，驰走大呼曰：“前时遗策^②郎也！”娃大悦曰：“尔姑止之，吾当整妆易服而出。”生闻之，私喜，及引至萧墙间，见一姥垂白上僂^③，即娃母也。生跪拜前致词曰：“闻兹地有隙院，愿税^④以居，信乎？”姥曰：“惧其浅陋湫隘，不足以辱长者所处，安敢言直耶。”延生於迟宾之馆^⑤，馆宇甚丽。与生偶坐，因曰：“某有女娇小，技艺薄劣，欣见宾客，愿将见之。”乃命娃出。明眸皓腕，举步艳冶。生遽惊起，莫敢仰视。与之拜毕，叙寒暄^⑥，触类妍媚，目所未睹。复坐，烹茶斟酒，器用甚洁。久之，日暮，鼓声四动。姥访其居远近。生给之曰：“在延平门外数里。”冀其远而见留也。姥曰：“鼓已发矣，当速归，无犯禁。”生曰：“幸接欢笑，不知日之云夕。道里辽阔，城内又无亲戚，将若之何？”娃曰：“不见责僻陋，方将居之，宿何害焉。”生数日姥，姥曰：“唯唯。”生乃召其家僮，持双缣，请以备一宵之饌。娃笑而止之曰：“宾主之仪，且不然也。今夕之费，愿以贫窶之家随其粗粝^⑦以进之。其余以俟他辰。”固辞，终不许。俄徙坐西堂，帟幙藻榻，焕然夺目；妆奁衾枕，亦皆侈丽。乃张烛进饌，品味甚盛。彻饌，姥起。生娃谈话方切，诙谐调笑，无所不至。生曰：“前偶过卿门，遇卿适在屏间。厥后心常勤念，虽寝与食，未尝或舍。”娃答曰：“我心亦如之。”生曰：“今之来，非直求居而已，愿偿平生之志。但未知命也若何？”言未终，姥至，询其故，具以告。姥笑曰：“男女之际，大欲存焉。情苟相得，虽父母之命，不能制也。女子固

① 狭邪女——妓女也，亦作狭斜。 ② 策——马鞭也。《礼》“君车将驾，则仆执策立于马前。” ③ 僂——曲背也。《左传》“黑而上僂”。 ④ 税——租也。 ⑤ 迟宾之馆——招待室也。 ⑥ 寒暄——即寒喧，普通应酬语也。 ⑦ 粗粝——粗米饭也。

陋，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？”生遂下阶，拜而谢之曰：“愿以己为厮养。”姥遂目之为郎。饮酣而散。及旦，尽徙其囊橐，^①因家于李之第。

自是生屏迹戢身，不复与亲知相闻。日会倡优侪类，狎戏游宴。囊中尽空，乃鬻骏乘，及其家童。岁馀，资财仆马荡然。迩来姥意渐怠，娃情弥笃。他日，娃谓生曰：“与郎相知一年，尚无孕嗣。常闻竹林神者，报应如响，将致荐求之，可乎？”生不知其计，大喜，乃质^②衣於肆，以备牢醴，^③与娃同谒祠宇而祷祝焉。信宿而返，策驴而后，至里北门，娃谓生曰：“此东转小曲中，某之姨宅也。将憩而覲之，可乎？”生如其言。前行不逾百步，果见一车门。窥其际，甚弘敞。其青衣自车后止之曰：“至矣。”生下，适有一人出访，曰：“谁？”曰：“李娃也。”乃入告。俄有一姬至，年可四十余，与生相迎，曰：“吾甥来否？”娃下车，姬迎访之，曰：“何久疎绝？”相视而笑。娃引生拜之。既见，遂偕入西戟门偏院中。有山亭，竹树葱蒨，池榭幽绝。生谓娃曰：“此姨之私第耶？”笑而不答，以他语对。俄献茶果，甚珍奇。食顷，有一人控大宛，^④汗流驰至，曰：“姥遇暴疾颇甚，殆不识人。宜速归。”娃谓姨曰：“方寸^⑤乱矣，某骑而前去，当令返乘，便与郎偕来。”生拟随之。其姨与侍儿偶语，以手挥之，令生止於户外，曰：“姥且歿矣，当与某议丧事，以济其急，奈何遽相随而去？”乃止，共计其凶仪斋祭之用。日晚，乘不至。姨言曰：“无复命，何也？郎骤往覲之，某当继至。”生遂往，至旧宅，门扃钥甚密，以泥緘之。生大骇，诘其邻人。邻曰：“李本税此而居，约已周矣。第主自收。姥徙居，而且再宿矣。”徵徙何处。曰：“不详其所。”生将驰赴宣阳，^⑥以诘其姨，日已晚矣，计程不能达。乃弛其装服，质馕而食，赁榻而寝，生恚怒方甚，自昏达旦，目不交睫。质明，乃策蹇^⑦而去。既至，连叩其

① 囊橐——盛物之具也，有底曰囊，无底曰橐。 ② 质——典押也。 ③ 牢醴——祭品也。牢为牛羊豕三牲也。醴，甜酒也。 ④ 大宛——马也。汉西域大宛国所产马曰宛马。 ⑤ 方寸——心也。 ⑥ 宣阳——即北门。 ⑦ 蹇——马之騃者曰蹇。

扉，食顷无人应。生大呼数四，有宦者徐出。生遽访之：“姨氏在乎？”曰：“无之。”生曰：“昨暮在此，何故匿之？”访其谁氏之第。曰：“此崔尚书宅。昨者有一人税此院，云迟中表之远至者，未暮去矣。”

生惶惑发狂，罔知所措，因返访布政旧邸。邸主哀而进膳。生怨懣，绝食三日，遣疾甚笃。旬馀愈甚。邸主惧其不起，徙之於凶肆^①之中。绵愒^②移时，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。后稍愈，杖而能起。由是凶肆日假之，令执缚帷^③，获其直以自给。累月，渐复壮。每听其哀歌，自叹不及逝者，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。归则效之。生，聪敏者也。无何，曲尽其妙，虽长安无有伦比。

初二肆之佣凶器^④者，互争胜负。其东肆车舆皆奇丽，殆不敌。唯哀挽劣焉。其东肆长知生妙绝，乃齎钱二万索顾焉。其党耆旧，共较其所能者，阴教生新声，而相赞和。累旬，人莫知之。其二肆长相谓曰：“我欲各阅所佣之器於天门街，以较优劣。不胜者罚直五万，以备酒馔之用，可乎？”二肆许诺。乃邀立符契，署以保证，然后阅之。士女大和会，聚至数万。於是里胥^⑤告於贼曹^⑥，贼曹闻於京尹^⑦。四方之士，尽赴趋焉，巷无居人。自旦阅之，及亭午，历举鞞舆威仪之具，西肆皆不胜，师有惭色。乃置层榻於南隅，有长髯者拥铎^⑧而进，翊卫数人。於是奋髯扬眉，扼腕顿颡^⑨而登，乃歌《白马》^⑩之词。恃其夙胜，顾眄左右，旁若无人。齐声赞扬之，自以为独步一时，不可得而屈也。有顷，东肆长於北隅上设连榻，有乌巾少年，左右五六人，乘辘而至，即生也。整衣服，俯仰甚徐，申喉发调，容若不胜。乃歌《薤露》^⑪之章，举声清越，响振林木，曲度未终，闻者歔歔掩泣。西肆长为众所诮，益惭耻。密置所输之直於前，乃潜遁焉。四

① 凶肆——专售死丧用具之店也。 ② 绵愒——病垂危而气息仅属也。 ③ 总帷——即灵帐也。 ④ 凶器——死丧用物也。 ⑤ 里胥——古之乡职，即里长也。 ⑥ 贼曹——官名，掌中都官水火、盗贼、讼词、罪法等职。 ⑦ 京尹——京畿之地方长官也。 ⑧ 铎——大铃也。 ⑨ 扼腕顿颡——握持其腕而叩首也。 ⑩ 《白马》——挽歌名。 ⑪ 《薤露》——古挽歌。言人生如薤上之露，易晞灭也。本出于田横门人，横自杀，门人伤之，为作悲歌。汉时因以为丧歌。

座愕眙，莫之测也。

先是，天子方下诏，俾外方之牧，^①岁一至阙下，^②谓之入计。时也适遇生之父在京师，与同列者易服章窃往观焉。有老豎，^③即生乳母壻也，见生之举措辞气，将认之而未敢，乃泫然流涕。生父惊而诘之，因告曰：“歌者之貌，酷似郎之亡子。”父曰：“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，奚至是耶？”言讫亦泣。及归，豎间驰往，访於同党曰：“向歌者谁？若斯之妙欤？”皆曰：“某氏之子。”徵其名，且易之矣。豎凜然大惊，徐往，迫而察之。生见豎色动回翔，将匿於众中。豎遂持其袂曰：“岂非某乎？”相持而泣，遂载以归。至其室，父责曰：“志行若此，污辱吾门。何施面目，复相见也！”乃徒行出，至曲江^④西杏园东，去其衣服，以马鞭鞭之数百。生不胜其苦而哭，父弃之而去。其师命相狎者阴随之，归告同党，共加伤叹。令二人以苇席座焉。至则心下微温，举之，良久，气稍通。因共荷而归，以苇筒灌勺饮，经宿乃活。月馀，手足不能自举，其楚挞之处皆溃烂，秽甚。同辈患之，一夕弃於道周。行路咸伤之，往往投其馀食，得以充肠。十旬，方杖策而起。被布裘，裘有百结，褴褛^⑤如悬鹑。^⑥持一破瓿，^⑦巡於闾里，以乞食为事。自秋徂冬，夜入於粪壤^⑧窟室，昼则周游麀肆。^⑨

一旦大雪，生为冻馁所驱，冒雪而出，乞食之声甚苦，闻见者莫不悽惻。时雪方甚，人家外户多不发。至安邑东门，循理垣北转第七八，有一门独启左扉，即娃之第也。生不知之，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，音响悽切，所不忍听。娃自^⑩中闻之，谓侍儿曰：“此必生也，我辨其音矣。”连步而出。见生枯瘠疥厉，^⑪殆非人状。娃意感焉，乃

① 牧——官名，州长也。 ② 阙下——天子官阙之下也。 ③ 老豎——老仆也。
④ 曲江——在陕西长安县东南十里。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，南有云楼、芙蓉苑，西有杏园、慈恩寺。花卉环周，烟水明媚，都人游玩，盛於中和上巳之节”见康骞《剧谈录》。
⑤ 褴褛——衣服破敝多补缀也。 ⑥ 悬鹑——喻衣之敝也。《荀子》“子夏贫，衣若县鹑”。 ⑦ 瓿——杯盞之大者也。 ⑧ 粪壤窟室——污秽之地室也。 ⑨ 麀肆——市街也。 ⑩ 闾——同闾。小闾谓之闾。《汉书》“使传教令，出入闾闾。” ⑪ 疥厉——疥疮也。疥疮为皮肤病之一，有传染性，患处发小疱如粟粒。

谓曰：“此非某郎也？”生愤懑绝倒，口不能言，颌颐而已。娃前抱其颈，以绣襦^①拥而归於西厢，失声长恸曰：“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！”绝而复苏。姥大骇，奔至，曰：“何也？”娃曰：“某郎。”姥遽曰：“当逐之，奈何令至此？”娃敛容却睇曰：“不然，此良家子也。当昔驱高车，持金装^②，至某之室，不踰期而荡尽。且互设诡计，舍而逐之，殆非人。令其矢志，不得齿於人伦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使其情绝，杀而弃之。又因蹶^③若此。天下之人，尽知为某也。生亲戚满朝，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，祸将及矣。况欺天负人，鬼神不祐，无自贻其殃也。某为姥子，迨今有二十岁矣。计其贖，不啻值千金。今姥年六十餘，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，当与此子别卜所诣。所诣非遥，晨昏得以温清，某愿足矣。”姥度其志不可夺，因许之。给姥之餘，有百金。北隅因五家税一隙院。乃与生沐浴，易其衣服；为汤粥，通其肠，次以酥乳润其脏。旬餘方荐水陆之饌^④，头巾履袜，皆取珍异者衣之。未数月，肌肤稍腴；卒岁。平愈如初。

异时，娃谓生曰：“体已康矣，志已壮矣。渊思寂虑，默想曩昔之艺业，可温习乎？”生思之曰：“十得二三耳。”娃命车出游，生骑而从。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^⑤，令生拣而市之，计费百金，尽载以归。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，俾夜作昼，孜孜矻矻^⑥。娃常偶坐，宵分乃寐。伺其疲倦，即谕之缀诗赋。二岁而业大就，海内文籍，莫不该览。生谓娃曰：“可策名试艺矣。”娃曰：“未也。且令精熟，以俟百战。”更一年，曰：“可行矣。”於是遂一上登甲科^⑦，声振礼闈^⑧。虽前辈见其文，罔不敛衽^⑨敬羨，愿友之而不可得。娃曰：“未也。今秀士

① 绣襦——绣花短袄也。 ② 金装——言资装之盛也。 ③ 因蹶——生计穷困，颠蹶也。 ④ 水陆之饌——谓水陆所产之菜肴也。 ⑤ 鬻坟典之肆——即发售古籍之书肆也。坟典即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。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《三坟》；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，谓之《五典》。 ⑥ 孜孜矻矻——勤勉不息也。《书》“予日思孜孜。”又《汉书》《王褒传》“劳筋骨苦，终日矻矻。” ⑦ 登甲科——指登进士。 ⑧ 礼闈——唐时称礼部曰礼。 ⑨ 敛衽——敛其衣襟而肃敬也。《国策》“一国之众，见君莫不敛衽而拜。”古指男子而言，今则专称女子之拜曰敛衽。